

# 梧桐 那么伤

乐小米  
著  
LEXIAOMI WORKS

于是，终于。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错过了。

## Little Broken Hearts

梧桐  
那么伤

Little Broken Hearts

乐小米 ●

新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梧桐那么伤 / 乐小米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04-3093-0

I. ①梧…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7000号

---

## 梧桐那么伤

---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乐小米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紫 木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装帧设计: 居 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150千 印张: 15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093-0

定价: 25.00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4813793

Contents  
目录

引子 · 001

2005年5月5日，遗失的“巴依老爷”，以及那些伤痛的碎片。

Chapter one · 010

就如同那个古老的传言，如果，将你的名字埋在梧桐之下……

Chapter two · 033

有些时候，路有些长，梦有些远，但是，路的尽头，梦的远处，有你出现……

Chapter three · 059

亲爱的麦乐，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永永、远远……

Chapter four · 093

世界上唯独骗不了的，是自己的心。它总在你最没提防时，暴露你的欢喜忧愁。

Chapter five · 111

我是人间，你便是我的四月天，我是漂泊的船，你便是我的帆。

Chapter six · 123

我不会跟你要星星，也不会跟你要月亮，我只想要你知道，我喜欢你。

Chapter seven · 147

夏天在这里转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Chapter eight · 197

那些你永远不知道的，那些我没有告诉你的。

番外 如果云知道 · 209

后记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234

# 引子

---

〔梧桐那么伤〕

2005年5月5日

遗失的“巴依老爷”

以及

那些伤痛的碎片

## 1 摩天轮上的坠落。

2005年。5月5日。阳光。

巨大的摩天轮。

巨大的摩天轮里面坐着巨大硕大以及肥大的我，巨大壮大以及胖大的姚麦乐，另外，还有娇小玲珑晶莹剔透的黄小诗。

然后，摩天轮缓缓地上升着，黄小诗在麦乐身边抽泣得日月惨淡天地无光。麦乐默默地拉着她的手，不停地抽烟。纤细的手指间，细细的烟卷，就像眼前的黄小诗一样，让人心疼。

麦乐看了看黄小诗身上的累累伤痕，转过头来，对我说，黄小诗她后妈这样的毒妇，简直该送到生猪屠宰场里去！

我一边看着摩天轮上升，一边摇头说，现在猪肉越来越贵了，你还是让黄小诗她后妈和她爸爸生一窝小猪后，再一起送去屠宰吧！算为社会做贡献了。

我和麦乐这么一说，黄小诗哭得更厉害了，高高束起的马尾，随着她的抽噎而摇摆着。

她真的很不幸！自从一年前，她父亲娶了她后妈之后，她就过得跟一个凄苦的小怨妇似的，经常一身伤痕地出现在我和麦乐眼前。

其实，原本我与麦乐都属于比较瘦弱的那类小孩，但是，与被后妈虐待出来的黄小诗相比，我们只能用“巨大”来形容了。

我曾跟黄小诗说，你后妈可以开个魔鬼减肥班了。

结果，黄小诗就用她小麻秆一样的胳膊捂着她冬瓜一样的大脑袋，抽泣不停。

麦乐说我比较没有良心，好歹黄小诗也是和我们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胡萝卜姐妹花，你怎么这么点同情心都没有。

其实，我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被人欺负不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的原则是，如果别人欺负到我头上来，我一定要打回他老家去！揭他的房顶，扒他的墙！

这种思想，麦乐在我多年的悉心熏陶之下，多少也是具有的。

你想，黄小诗好歹也是同我和麦乐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胡萝卜姐妹花，怎么可以让别人欺负到头顶上，还不知道还手，只知道哭泣呢？早知道黄小诗会这么没出息，那么，当时那条裤子，我简直不该同她们俩抢着穿，应该直接拿在手里将她勒死算了。免得她在这里给我们胡萝卜姐妹花丢人现眼！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能有任何思想了，因为我有恐高症，而现在的摩天轮已经越来越高了！

坐摩天轮，绝对不是我的选择，我是彻底的陆生动物。

所以，当管理员将我们三个扔进摩天轮里面，随着摩天轮的高度不断上升时，我的小心脏也差点跳出嘴巴，手心冰凉一片，脚心也是冰凉一片。我紧紧闭着眼睛，刚要张开嘴巴，诅咒提出这个鬼建议的麦乐。

这时，本来正在不停地诅咒黄小诗她后妈的麦乐，突然一声嚎叫，和黄小诗抱成一团。她哆嗦着大喊，莫春，我们完了！我们要死啦！我们要掉下去啦！说完，还忙不迭地抽上一口小烟。

我睁眼一看，摩天轮包厢的门，竟然华丽而诡异地打开了。夏日雨后难得的小凉风带着阴气，扑面而来。

麦乐哆嗦着说，要是活着下去，一定要状告那个该死的管理员谋杀！她说，莫春啊，怎么办？你看，咱仨是不是要命丧于此啊？

我一看，这俩没出息的生物显然已经甚至昏聩了。关键时刻，总是要有异于常人的英雄来拯救现场的，比如，此时的我，美少女，于莫春同学。

所以，我故作镇定地安慰她们，一边流着虚汗，一边做轻松状地说，多大点儿事呢！看我的！你们这俩蠢蛋！

说完，我直着脖子伸长了脚，试图将门给推上——但是，残酷事实证明，我也不是英雄啊——在我的脚刚伸到门边，感受到了那丝凉飕飕的小风后，我的

思想，就认为我的肉身已经掉下去了。（我的思想一直具有这么一种“前瞻性”的品质，这在后面很多事情中都要讲到。对于我这极具前瞻性的思想，在此就不做赘述了。）

你想，我的思想既然认为我的肉身已经掉下去了，我能不悔恨交加吗？我紧张过度地以为自己已经从高空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了。

我想，完了，我还没写遗书呢！就是没写遗书，我也要好好诅咒一下将我害死的姚麦乐和黄小诗。所以我就“一边从高空坠落”一边诅咒她们，将自己心里原本藏匿着的鬼话都说了出来——我说麦乐，我死了，一定保佑你嫁不出去！一定保佑你在酒吧“卖唱”时，被公安叔叔给“和谐”了！一定保佑你天天遭遇色狼、跳蚤、臭虫、蚂蚁、啄木鸟！还有你，黄小诗，其实我最看不惯你，总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跑到我和麦乐这里讨同情！其实你莫春大娘更应该被同情！我鄙视你！好吧！我诅咒你也嫁不出去！你也天天遭遇跳蚤、臭虫、蟑螂、毛毛虫！

最后，还是麦乐和黄小诗一浪高过一浪的尖叫声将我从“思想的前瞻性”中拯救了出来。睁开眼，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还好好地坐在摩天轮上，而且摩天轮已经到达了最高处。只是，我左脚上的“巴依老爷”已经飘摇下了摩天轮，直直地扑向了地面。

## 2 黄小诗发间的疤。

嗯，是的。我之所以会永远记住这一天，2005年的5月5日。

就是因为我丢失了亲爱的“巴依老爷”。

“巴依老爷”是我左脚的拖鞋，我的右脚是“阿凡提”。这双鞋子是我从双湖路上一个摆摊的老太太那里买到的。

本来，它们是两双拖鞋的。一双是一对“巴依老爷”，一双是一对“阿凡提”。

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与时俱进。我想，现在都是和谐社会了，既然一切以和谐为原则，那么，巴依老爷和阿凡提一定不能再是死对头了，他们一定要相亲相爱，一定要和谐在一起。

但是，摆地摊的胖老太太坚持，这鞋子若是分开了，就不好卖了，死活不肯将“巴依老爷”和“阿凡提”搭配给我。

当时黄小诗很小声地提醒我，可以一起买下来的。我说，四只拖鞋我怎么穿



啊？两只穿脚上，两只穿手上，你当我爬行动物啊？

黄小诗脸红了一小下，很不好意思地纠正我，哎，莫春，你不知道吧，爬行动物不穿鞋子的。

我白了一眼在我面前故作聪明的黄小诗，说，我知道了，它们不穿鞋子，它们穿袜子！说完后，转过头来，继续做老太太的工作。

那一天，我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同老太太一直从下午六点聊到晚上九点。黄小诗就很斯文地站在我的身边，虽然她有几次都低声嘟哝着要早点回家，但是都被我无情地拒绝了。我说，你要走，你就自己走吧，我得买下“巴依老爷”和“阿凡提”！黄小诗又担心我磨蹭到天黑，独自回家不安全，所以就一直可怜兮兮地站在我身边，等我给老太太洗脑结束。

我语重心长地跟老太太讲，我要错开买这两只拖鞋，是基于“社会和谐”来的。社会和谐啊，不起争端啊，不要矛盾啊，息事宁人啊，美化绿化啊。经济发展要和环境污染和谐啊，所以，“阿凡提”得和“巴依老爷”先和谐了。你不同意他们俩和谐，你就是反对社会和谐，反对社会和谐在你们年轻时的那个年代里可是很严重的问题……

老太太最终眼含热泪地被我和谐了。

从此，“巴依老爷”和“阿凡提”相亲相爱地“和谐”在一起了。

据麦乐说，黄小诗那天也因为等我，回家晚了，被她后妈给“家法和谐”了。我问过黄小诗，那天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她后妈又欺负过她。

黄小诗突然很莫名地哭了，鼻子红得像匹诺曹，嘴巴里却一直说，没有啊，没有啊，她没打我。

我当时还特别鄙夷地嘲笑了她，我说，你的眼睛简直就是承包了自来水公司，资源也太丰富了吧？你也不能说起你后妈你就哭啊。算了，既然她没打你，你也就别在我面前哭了！好让人烦躁的！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黄小诗的后妈的确“家法和谐”黄小诗了。因为黄小诗的躲闪，她便狠狠地揪住了黄小诗的头发了。

我常常在想，那会是怎样狠毒的女人，又会是怎样狠毒的手，在那揪住头发的一瞬间，生生地从黄小诗的小脑袋上揪下了一绺头发！我还想过，那几乎是连带着头皮的头发，从黄小诗的脑袋上剥离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生疼，怎样的一种鲜血淋漓！当时的黄小诗一定是用细细的小胳膊搂住自己瘦瘦的小身体，瘫坐在地上，无声地哭泣，像一只被揉碎了的布娃娃。我甚至很小人地想过，黄小诗在面对那一瞬间撕心裂肺的疼痛时，有没有突然恨过我，恨我的无聊，恨我的执

拗，恨我非要买下那双离谱的拖鞋！

从此，黄小诗的脑袋上就多了一块直径达一厘米的近似圆形的秃疤。所以，她再也不曾披散过头发，而是一直紧紧地束着马尾辫，来掩藏一个女孩子最不愿意让人知晓的伤疤。

为此，我是那样的内疚和抱歉。但是，我却不敢对黄小诗说什么，虽然，我们是那样好的朋友。我怕再提起这个伤疤，会让她再次想起那个晚上，再次翻江倒海的难过。

每次，黄小诗在宿舍里洗完头发后，都会坐在窗边梳理她的头发，很安静地梳理着。这时，淡淡的阳光漫过宿舍墙壁外的花藤，光影透过窗户，落在她细密的发间，她脑袋上的那块秃疤便会像匕首一样凌厉而鲜明地刺入我的眼睛。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哪怕麦乐，哪怕我最亲爱的奶奶。我没告诉任何人，只要我看到黄小诗脑袋上那块秃掉的疤，心里便揪扯着痛。

而这个时候，在窗前梳理头发的黄小诗，就会很敏感地发现我在看她，接着便很匆忙很慌乱地扎起还湿漉漉的头发，漂亮的瞳孔里闪过一抹温柔的倔强。

可是，我知道，这块秃疤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来说，是多么大的伤痕。

哪怕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她都这么紧紧地紧紧地绑着马尾辫。我想，她一定是害怕，如果散着头发，那个陈旧的秃疤会令她整个梦境都充斥着体无完肤的疼痛。

看到这里，你们会不会讨厌我？讨厌我，让一个女孩，让自己那么亲密的朋友，受这样的伤？

是的，买“巴依老爷”和“阿凡提”那天，我明明知道她有一个很凶悍的继母！我明明知道，她的继母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为难她！我明明知道，她如果回去得太晚，极有可能会遭到训斥！但是，我想到了训斥，想到了责骂，想到了为难，却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残酷的伤疤！

如果知道，我是绝对不会为买到“巴依老爷”和“阿凡提”，而伤害黄小诗。

我宁可一辈子赤着脚走路，如果黄小诗脑袋上的疤，会重新长出浓密而漂亮的头发。

### 3 柏油路上的找寻。

而此时，那个间接伤害了黄小诗的“巴依老爷”却命殒于摩天轮。

我看着路面上的车流如织，想到“巴依老爷”极有可能被滚滚车轮压得“脑浆迸裂”，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侵袭而来——我又想起了黄小诗脑袋上那块秃秃的疤。

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双拖鞋的结合，是导致了黄小诗秃疤出现的原因。而今，它们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分离了。那么，这样看来，黄小诗脑袋上的那个伤疤是不是就存在得太滑稽、太莫名其妙了呢？

本来，还有这双拖鞋来做我替罪的羔羊，分担我心里的罪恶感。而此刻，这只替罪羔羊突然要消失了。我便成了这个世界上导致黄小诗脑袋上出现那块伤疤的仅存的罪人了。

你们是不是又更讨厌我了？

因为，从头到尾，我是一个如此不敢担当的女孩！只会故作轻松地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大话。

那一天，当我从摩天轮上下来后，便直接冲到了公路上，在车水马龙中，寻觅着曾在自己脚上的鞋子。滚烫的柏油路面，赤着单脚的我，就这样来来回回，像一只焦躁的田鼠，来来回回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果实。或者说，像一个凶手，急于找到自己的同伙，来减轻自己的罪行。

可是，我却没有再看到，我亲爱的“巴依老爷”。

它确实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此莫名其妙。

“阿凡提”孤孤单单地在我的右脚上，沉默不语。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一副很文艺青年的模样，对它说了一句，你很想念它，是吗？

麦乐说我之所以这么珍惜“巴依老爷”和“阿凡提”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内疚于黄小诗脑袋上的那个秃疤，更是源于我内心深处的纠结。

她说，莫春，你总想象着要巴依老爷和阿凡提这么矛盾的两个人物相亲相爱，就好像你总想化解掉你心里的那个矛盾一样——你痛恨着你的父亲，但是，你却依旧是那样思念着他！只不过，你却不原意去承认，不愿意去相信。

莫春，你很想念他！

#### 4 镜子里的思念。

你很想念他，是吗？

这一句话，我无数次地对着镜子说过。

每一次，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你很想念他，是吗？然后，就会紧紧闭上嘴巴，不回答。镜子里，只留下一个女孩委屈的眼神和坚强的神情。

这个纠结，从我八岁那年开始。

很小的时候，我就变得异常爱美，经常在妈妈的梳妆镜前臭美不已。为此，他曾悄悄给我买过一个很小的镜子，圆圆的，包裹在粗糙的绿色塑料壳中。当时的他，大手粗糙，布满了为生活奔波而留下的裂纹，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温暖我的存在。

那天，他将我抱在腿上，把镜子放到我的小手里。然后，他心满意足地笑，对奶奶说，你看，咱家的姑娘懂得美了。说完，擦擦头上的汗水，哈哈大笑。

我一直都记得他的笑，记得他的笑容沿着他脸上的笑纹绽放成花一般模样。印象是那样的深，那样的不可替代，不可忘记。因为，我曾经和我的弟弟，可爱的莫帆，一同喊过他，爸爸。

当然，这只限于我八岁之前。

麦乐说过，伤感的回忆容易让人老，比较不合适我们少女。所以，我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少地记起这段不快乐的往事。

但是，2005年的5月5日，在我丢失了“巴依老爷”之后，却忍不住又想起。原来，巴依老爷与阿凡提永远是无法相亲相爱的，就好比，如果我恨我父亲的话，便永远不可能去原谅他。

原谅他在我八岁那年的离去。

只不过是八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男人便就此离去。我常常会想，他是不是惧怕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啊？所以，才会在当年，就那么一走了之。

## 5 圈养在心底的蛇。

2005年5月5日。阳光之下，还发生过什么？

哦，那天，麦乐和黄小诗跟管理员呕完气后，就走到公路边找到了我。麦乐大概是想起我诅咒她和黄小诗的那些“临死前的遗言”了。

她说，没想到啊没想到，莫春，原来你脑子里装了这么多恶毒的念头啊！原来，连我和黄小诗，你都不放过啊！你太黑了，太黑了！要不说嘛，患难见真情，我今天可算见识到你这个小人了！说完，她就耸着肩膀，一边吐着口香糖，一边故作鄙夷地看着我。

而在她身边，已经停止了哭泣的黄小诗倒是很哲学地说了一句话，她说，其

实，每个人的心里暗处，都盘着一条自己也无法觉察到的毒蛇。有的人心中的毒蛇永远地睡着了，而有些人心中的突然惊醒了，吐着鲜红的信子，击中了那些或许自己都不想伤害的人。

麦乐很大嘴巴地接了一句，你后妈这么折磨你，大概就是心里面那条毒蛇开始觉醒了！

就这样，本来已经在摩天轮惊吓风波中忘记伤心事的黄小诗又开始伤心起来。我和麦乐又不得不再次安慰她。

我抬头看看麦乐，说，都怪你乌鸦嘴！这次换什么地方让她忘忧？碰碰车？跷跷板？

麦乐吸了一口烟，将烟蒂扔到地上，说，要不把她搬火星上去吧！

我笑，咱俩要有这个技术，先把她后妈搬到火星上去好了！

麦乐挠了挠乱七八糟的头发，皱了皱眉头，说道，也是噢。

## 6 那些或许我一辈子都无法知道的……

2005年5月5日。我回忆中的关键句子：

摩天轮的门开了，我们很害怕。

“巴依老爷”丢了，“阿凡提”很孤单。

我又想起了他留给我的不开心的往事，可是我还是想他了，因为他曾经是我  
和莫帆的爸爸。

那么，你们，你们的2005年5月5日，又有什么记忆呢？又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呢？是谁，在这个单薄的日期里，悄无声息地走过了你的生活？又是谁，虔诚地守候在命运的下一个路口，安静地等待着你的再次路过？

你若是记得，一定要悄悄地写下来。因为，我担心，其中某些微小的细节，将会对我很重要。

其实，我也知道的——

或许，你会告诉我。

或许，你什么也不说。

## Chapter one

---

{ 梧桐那么伤 }

---

就如同那个古老的传言

如果

将你的名字埋在梧桐之下

是不是就能期待幸福出现

## 01 麦乐、莫春以及“那些小时候的迷信”。

麦乐说，莫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曾迷信过那么多东西啊？比如，一只猫会有九条命；比如，如果把泡泡糖咽下肚子，肠子会被黏结起来；再比如，小孩子撒谎会被大灰狼拖去吃掉；更离谱的是，我们还相信大人所说的，我们是他们从山沟里、马路上捡回来的，或者是用玉米饼子、馒头换回家的。

麦乐说这话时，脑袋埋在针织毛衫大大的衣领里，白皙的脖子缩得很短。她手里拿着银色调羹，不停地调着眼前的咖啡，香气袅袅，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她并不看我，只是自顾自地说，莫春，你看，我们多傻！为此，我还特意将表姐家那只老猫从三楼扔下去，结果猫没摔死，我差点被表姐给掐死。还有泡泡糖，你说，我们小时候物质多贫乏，怎么会舍得将泡泡糖吐掉啊，不都吞下肚子了吗？可也不见谁的肠子被黏结。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说了那么多年实话，现在才发现，其实说实话，才会被大灰狼拖去吃掉。比如那天，在畅乐园KTV，我喝了酒，舌头大，对着那个马脸的邱总说，你长得真像骆驼啊。结果，我的脸立刻就被那帮人打得肿成了驼峰……

麦乐的意思我懂，她是说，我们年少时有很多真理都被长大后的实践给颠覆了。

比方说，高中时，我和麦乐挤破脑袋拼命学习，三更灯火五更鸡，终于在千军万马中奔过独木桥，奔进象牙塔，可“天之骄子”的称号没戴多久，象牙塔扩

招，“天之骄子”就成了“普通劳动者”。想到坚挺的人民币堆出的这四年大学之后，姚麦乐同学将继续光荣地在酒吧里做驻唱，而我也将无尚荣耀地处于失业状态中，偶尔给那个叫白楚的漂亮男子打打零工，心里就抽搐。虽然，这个美好的男子令我不胜向往之，花痴之，癫狂之，最后不胜抓狂之——他竟然无视我的千般美好，与那个叫溪蓝的整日病歪歪的小美人双宿双飞了。

麦乐说，莫春，早知道是这样，我小时候就多摔几次猫，早日破除“迷信”思想对我的戕害，我现在该是盖茨第二了！

麦乐总这么大舌头，喝酒会大舌头，喝咖啡也会大舌头，就连课堂上睡觉，也会睡成大舌头。有一次马哲课堂，她睡得天昏地暗后，猛然爬起，问教马哲的女老师：老师，咱们这个邓论什么时候考？

那堂课，马哲女老师很生气，因为她太年轻，所以只能一直对下面的麦乐翻白眼，无知者无畏的麦乐就同她对着翻。麦乐私语，不就问错名字了吗？我难得来听课，她还较真。那节课，麦乐越想越气，最后就扯起我的胳膊，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

走出门后，姚麦乐呲着她那两颗晶莹如玉的小虎牙对我笑，莫春，我刚才是不是很帅？唉，其实我心也挺虚的。不过，这肆无忌惮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啊！

确实很爽！自此之后，我这个无辜少女便与麦乐为伍，加入了全国高等学府那支硕大的逃课队伍，时不时同姚麦乐坐在某个咖啡屋的雅座上，谈谈“小时候那些迷信”对我们的戕害。

麦乐最后停止了调弄咖啡，将小小的脑袋从大大的针织衫里挣脱出来，很是激情澎湃地和我讨论黄小诗那个彪悍的后妈。

关于黄小诗的后妈，自打她嫁给黄小诗他爸这两年来，我和麦乐一直没有见过她的庐山真面目。

一方面，黄小诗不敢再将我和麦乐带回家；另一方面，我和麦乐确实不愿意看到黄小诗在我们面前，对着她后妈唯唯诺诺的模样。

当然了，像我和麦乐这么具有正义感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想过替黄小诗惩治一下她这位彪悍的后母的。只是，诡异得很，命运注定我们三个人无法在地球上相遇。

第一次打算惩治黄小诗的后妈，是在两年前，黄小诗身上第一次出现了青紫伤痕的时候。当时，我和麦乐趁着自习课偷偷地躲在校园的小超市里面吃冰棒。现在想想，自习课躲在小超市里吃零食，应该算是我们艰苦而乏味的高中生活里



面的一种乐趣吧。

当这种乐趣的对面成了黄小诗身上的那些伤痕时，麦乐像只将要爆裂的气球一样，从小凳子上跳起来，她说，莫春，你看咱们黄小诗都被那只母猴子欺负成这样了，咱俩不能再在这里装孙子了，一定要让那母猴子知道咱们黄小诗是有后台的！

麦乐的话，对于我来说，一般都是真理，就好比我的话对于麦乐来说，就是天条一样。所以，当时我也无比激昂，不顾黄小诗的反反对，就加入了麦乐的“惩治母猴敢死队”。

当天下午，我们逃了晚自习的课，潜伏在黄小诗家的楼道里，打算在她后妈下班开门的时候，用塑料袋套住她的脑袋，狠狠揍她一顿。

结果，当有人出现在黄小诗家门口时，我和麦乐就像两只大狒狒一样冲了上去，不由分说地用红塑料袋将来者的脑袋套住，就开始狂虐不已。一边擂拳头一边吼，你再动黄小诗一指头，我们就将你送回老家！

直到黄小诗家的门开了，一中年妇女脸上涂着厚厚的海底泥，人鬼不分地出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和麦乐才发现，自己可能祸害错了人。所以，就像两只兔子一样疯跑下楼道。当时，正好有人在上楼梯，也被我和麦乐给撞倒，滚了几层阶梯，麦乐还顺势踩了两脚，只听那人鬼哭狼嚎一样大叫。我本来是想停下拉这个无辜的人起来的，但是被麦乐扯着胳膊就给拎走了。她说，莫春，这个时候，不是你学雷锋的时候！

隔天，黄小诗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她们小区居委会负责发放计生用品的一老太太，被两个歹徒捶击在地，好一顿祸害。老太太被送回家，清醒后，大哭不已。说到这里，黄小诗的脸微微一红。

我和麦乐故作镇静地问，她哭什么啊？

黄小诗很小声地在我们耳边说，那老太太素来耳朵不好用，但是心比谁的都亮。老太太大哭，说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了，都不知道这世道这么恶劣，居然还有人打劫她，只为了打劫避孕套！

我和麦乐的脖子都僵直了。麦乐很不屑地低声说，我们俩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我捏了麦乐一把，示意她不要乱讲话，别让黄小诗听出什么来。

好在黄小诗并没有在意麦乐的话，只是继续说道，喏，这是老太太说的。她身上也就这计生用品啊。